

“威尔逊总统”号不寻常的第17次航程(1)

◆ 王德禄 程宏

留学生登船加入海归还乡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未来建设需要,向美国派出了大批科学家和留学生。内战让这些留学生对国民党政权逐步失望,完成学业后,在新中国政府的感召下,很多人满怀报效祖国的壮志,抛弃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碍,形成了一股结伴还乡的“海归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9月起的两年期间里,约有20批次留学生乘船回国,每批人数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这些“楚才晋用”的总人数达1000多人。

随着二战结束和冷战开始,美国政府受麦卡锡主义影响,在对待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上的态度充满矛盾。他们希望培养一批亲美分子,在建设中国的同时发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作用,同时驱逐与美国意识形态不相符的学生,避免他们在美国进行“非美国利益”活动。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理由则是,不想让他们为中国新政权服务,为此,当局采取了扩大奖学金面积,提供工作机会等措施,吸引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敌对气氛激升,美国当局担心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回国后会帮助共产党政权发展工业,进而影响战争格局,所以对中国留学生的“海归”行为采取了越来越偏向于阻挠的做法。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

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在美国旧金山起程,载着至少130位中国留学人员回国,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留美回国潮中同船回国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航程。那时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初起,铁幕低垂,美国当局在这次航程中首次追截拦阻了3位中国留学人员,将他们羁押在日本达两个多月,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国际关注。对于这段历史,多有零碎报道,本文依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文章,试着将这段历史残片拼接还原成一幅尽量完整、接近历史原貌的图画。(摘自《百年潮》2014年第9期)

布法令,明确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离境,从而开始全面阻挠和严格禁止他们回国,使得中国留学生“有家不能归”,精神备受折磨。

美国西海岸的圣弗朗西斯科和洛杉矶为美国华人华侨比较集中的城市,圣弗朗西斯科常被称作旧金山或三藩市,洛杉矶又称洛城,20世纪50年代它们是美国太平洋航运的两大集散港口。在美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人员,大多乘坐火车,横穿美国,抵达西部这两个港口,再转乘远洋轮还乡。

1950年8月28日,中国留美科学家和留学生在旧金山又一次集结起来,涂光炽(涂允檀之长子,地矿学家,中科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傅君诏(金属物理学家)、涂光楠(涂允檀之三子。回国后先后任外交部欧非司、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工作)、朱康福(石油化工专家)、金南昌、唐冀雪、劳远琇等约百人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8月31日,邮轮停经洛杉

矶,又有一些留学生登船加入海归还乡行列。据涂光楠回忆,绝大部分中国留美学生是从旧金山登船的,约占总数的五分之四。

朝鲜战争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美国国务院与司法部对让他们走还是让他们留的态度产生了分歧和矛盾。此时,放行与阻挠、驱逐与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同时存在。各地移民局对政治态度倾向新中国的留学生强令其出境或限制其行动自由,研究领域涉及尖端技术的则被禁止离境。

朱康福在自述中回忆说,他们当年所持国民政府的护照到期,许多人没有续办,造成“非法居留”,一些要求回国的留学生被当作无国籍的难民。他本人收到移民局的通知,限定离境的日期及口岸(旧金山),还附有给铁路车站和总统轮船公司的公函,凭此可兑换“最直接距离”火车票和“四等舱”船票,不用留学生自己支付车船费。

傅君诏说:“那个时候美国总统远洋轮船公司不对中国人卖船票,回国的船票都控制在美国国务院手

里,只有拿着国务院的信,才能换取船票。他们不放我的理由忽而说是保护我的‘安全’,忽而说是我家乡云南不通船,忽而又说轮船舱位紧张,我为了这个事儿跑了两次华盛顿。”

8月30日,邮轮抵达洛杉矶,发生了钱学森行李被扣事件。钱学森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CIT)任航空系教授,他并不是这条航船的乘客,只是他的行李交由这条船托运。由于美国当局怀疑钱学森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其从事保密研究工作的资格刚在这年6月份被剥夺,行踪也被美国当局跟踪。钱学森本打算8月底绕道加拿大乘机回国“探亲”,8月20日在洛杉矶海关办理了“威尔逊总统”号的行李托运业务。但8月23日钱学森被官方告知不能离境,8月25日又被告知其8箱行李被“依法扣查”!9月6日起他被拘留15天,后又部分限制人身自由,直至1955年9月才获准离境回国。

赵忠尧(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科院院士)等在洛杉矶登船,8月31

日开船前,美国当局找完钱学森的麻烦又来找赵忠尧的麻烦,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官员在船上把赵忠尧的行李翻了一遍,没有抓住什么把柄,最后扣留了一批电子器件和公开出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后,轮船终于开动了。赵忠尧有些庆幸自己得以脱身,但没想到海归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9月6日左右,邮轮停靠在了夏威夷檀香山,大家上岸游览了群岛美丽的热带风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后便驶向下一站——日本横滨。中国留学生们舒了口气,因为离开夏威夷,就意味着彻底离开了美国领地,脱离了美国的监视控制。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钱学森”和“CIT”这两个名词在美国当局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线索,谁和这有关,就扣留谁。他们轻松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6天后就发生了“赵忠尧事件”。

赵忠尧在洛杉矶上船的时候,被海关勉强放行了。然而,在9月6日钱学森被拘留后,美国安全情报机构马上又回过神来,接着发出了追截赵忠尧的命令。

9月12日清早,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海域,大家仍然打算上岸玩一玩,结果邮轮没有靠岸,却在横滨港近海处抛锚。早晨7点钟时,船上突然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要在横滨下船,通知旅客换房间,点名要赵忠尧、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罗时钧(空气动力学家、教育家)和鲍文奎(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科院院士)4人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

神探



李 动

25.斗智斗勇,五擒老贼

有个绰号叫瘦猴的老贼仗着自己技艺娴熟,死不悔改。这是一个40多岁,1.77米的高个儿,人瘦如猴。陈峥从1999年至2003年,与他打了四年多交道,先后生擒其五次。他每次被抓都不服输,待第五次被抓后,将其送进了监狱,他才甘拜下风。

第一次抓瘦猴是1999年秋天,在71路公交车上。陈峥与师傅一起发现了车上共有三个窃贼。瘦猴是“单吊”,他与师傅一对眼神,彼此认识,师傅自然不能再盯老贼,便去盯梢另两个陌生对象。陈峥是新手,又是矮小个子的女人,不会引起瘦猴的注意。瘦猴见克星在车上,本想老实不动手,但见对手去抓别人了,见机会来了,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刚偷了一中年男子的皮夹,却未料又冒出一个小小个子女。可惜陈峥动手早了,这次没有人赃俱获。

一年后,陈峥在837路公交车上反扒,说来也巧,车上也是三个扒手,瘦猴也在。他手上有有个马甲袋,以此掩护动起了手来。陈峥凭感觉他偷成了,便与搭档交换了眼色,同时出手。三人被一起活捉,但瘦猴身上没有赃物,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只能放人。

第三次生擒瘦猴是2002年的春天。陈峥和师傅在13路车上机警地搜寻,车至上海火车站时,见老对手瘦猴悄然上车,陈峥躲到了胖乘客后边,师傅则找了个座位低下了头。瘦猴一上来就瞄准了一个女乘客,悄然伸进其左口袋掏包,仅一瞬间就成功了。陈峥上去拍了一下他的肩,瘦猴回头一看张嘴惊呆了。陈峥将瘦猴交给了师傅,自己立刻下车叫住了被害人,被害人翻看口袋后说:“是少了50元钱。”陈峥问老对手:“钱呢?”对方一脸冤枉地摊手道:“没有。”被害人说:“刚才他是在我的边上。”瘦猴豹眼圆睁地骂她。陈峥让瘦猴下车,但他就是站着不动,最后在其脚下发现了50元赃款。

回到队里陈峥纳闷地问老对手:“你为什

么屡抓屡犯?”瘦猴无奈地道:“我每天要吸毒,没有500元钱难以满足毒瘾的。我保证以后戒毒,再也不偷了。”

第四次抓住瘦猴是2002年的冬天。那天上午,陈峥见到老对手又上车了,便躲避其视线,跟了一圈瘦猴没有下手,跟了第二圈他还是没有动静,到第三圈他又换车从长风公园上了837路车,至枣阳路下车还是没有下手,陈峥认定他如此换车必定会动手。

最后,瘦猴还是下手了,当他在车上掏女乘客皮包里的皮夹子时,陈峥神奇般地人群中钻了出来,问老对手:“你怎么又偷了?”瘦猴尴尬地说:“老阿姐,还没拉出来。”偷窃未遂,只能被罚款200元放人。陈峥心里特别后悔,抓这个老对手就像拍苍蝇似的感觉,眼看它飞来了,猛地拍过去,却倏地飞走了。陈峥总结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铁了心一定要将这个死不悔改的对手送进监狱,以免祸害乘客。

第五次较量是2003年的盛夏。陈峥与女搭档小徐在15路车上,至常熟路时,发现瘦猴在车站等车,她们悄悄下车盯上。

瘦猴上了830路公交车,因为彼此熟悉,无法跟踪。陈峥便跑步沿路追车,公交车吃了红灯,陈峥得以跟上,她看到瘦猴下了车后又上了71路前门,陈峥从后门悄然跟上。

老贼神情悠闲,开始寻觅猎物。他挤上去贴近一女乘客的皮包,陈峥感觉其得手后,在他转移赃款之前,一把抓住他。老贼见又是老对手,说:“阿姐,今天我没出货。”陈峥提醒被害人,让她拉开包检查一下,那位女士翻了一下竟说没少东西。

老贼乘机辩解道:“我没有‘抽心’(偷部分的钱)。”陈峥没有轻信,而是让他松开手,见200元现金在其手上。陈峥又让女乘客再数一下,果然少了200元。

老对手服气地说:“他们都说你抓扒手很厉害,今天我算是真正领教了,我服输。”这次老对手终于被送进了监狱。

同行说,反扒更多地靠直觉,靠灵光乍现,经过几年的历练,陈峥逮小偷确已达到了如此境界,这种境界不仅是一种技术的较量,也是一种心理的较量,更是一种毅力的较量。她坚信自己能够打败老到的对手,能够制服狡猾的对象。

19.那你调查什么

父亲连夜打电话来。她对父亲说:“事已至此,祝福一下吧。”父亲挂断了电话。他们一年没再交谈。她虽是博士,却没有体面的工作。老谭负责生活的一切,她在湖边的大房子里无事可做。几年后的一个春日,母亲突然打来电话:“你爸病了。胃癌。”三天之后,她回到北京。父亲的手术还算成功。

回到芝加哥,她鼓足勇气告诉老谭,她要回北京生活一段时间。老谭陪她回到北京,买了房子和汽车,安排好生活必需的一切。老谭独自返回芝加哥。走出机场的一刻,心中一阵感伤。他盼望她能果真像一只燕子,在季节变换后飞回家来。然而两个月之后,盼望已成奢望。她在万里之外,找到一份老谭完全不了解的工作。老谭从不轻易打她的手机,但昨晚他不得不打。在电话里,她惊慌失措地说:“我一切都好!”难道仍是为了工作?老谭买了当天的机票。

第二天晚上,不到八点,燕子就决定下班。工作以来最早的一次。诡异的短信,簷街的胖子,昨夜的公寓车库,让她昨夜心情格外忐忑。但即便是晚上八点半,小区的车库仍是同样的寂静阴森。电梯门上挂着牌子:电梯故障,请走楼梯。楼梯里依然漆黑一团,只有自己的高跟鞋咚咚作响。终于走到三楼,一路太平。

燕子正要开门,手却停在半空。门缝里怎么会有灯光?燕子屏住呼吸,却屏不住心脏的狂跳。耳朵贴住门,屋里的确有动静!找保安还是报警?电梯按钮完全不听使唤!燕子把手伸进皮包。手机光滑如一条鱼。燕子灵机一动,远远地躲进楼道拐角,掏出手机,拨下自家的号码。铃声响过三遍,电话留言响起来:“你好。我现在不在家。听到提示后请留言。”

燕子深吸一口气,用手捂着嘴:“喂喂?谢春燕?在家吗?别假装看不见。我们马上到你家门口了!一大帮呢!你准备开门啊!”留言机嘹亮地直播,楼道里都能隐约听见。门内果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燕子缩进黑影里,甩掉高跟鞋,捡一只握在手上。她要看清到底是谁仓皇而出。根本没人仓皇而出。电话里突然传出蹩脚的国语:“阿燕?是不是你?自己给自

己打电话留言?你搞什么鬼?”

客厅中央摆着两个大号的空箱子,东西都堆在旁边。老谭把美国超市都搬回来了。老谭穿着T恤衫和运动裤,盘腿坐在地毯上,拿着一把钳子。

“刚到?怎么没告诉我?”燕子惊魂略定,心里涌起一阵委屈。她盼着老谭张开双臂,老谭却瞪着眼反问:“告诉你又怎样?”“可以去

接你……”燕子心里一阵酸。老谭不语,全神贯注盯着箱子。“箱子坏了?”燕子又问。“刚才上楼时被我拖坏了。”老谭闷声闷气地回答。老谭不善言辞,却是万能的维修工。从收银机到抽水马桶,无所不能。“你自己把箱子扛上来的?”燕子想起来,电梯坏了。“干吗带这么多东西?北京都有的卖。”“这里的质量不好,而且还很贵。钱不是这样浪费的!”燕子站在原地,看他将铁丝扭过一个弯:“吃过晚饭没有?”燕子摇摇头。“先去冲个凉。晚饭马上就好!”老谭还是没看燕子。客厅里弥漫着鸡汤的香味。

二十分钟之后,客厅地毯上的箱子和小山都消失了。餐桌上铺着新桌布。桌布上是鸡汤、青菜和红酒。老谭头仰在椅背上,半张着嘴打呼噜。燕子蹑手蹑脚地坐在椅子上。老谭一下子醒过来,使劲儿揉揉眼睛:“冰箱里都空了。你平时有吃东西吗?你好像又瘦了。有那么忙?给你寄的西洋参,还原封没动放在柜子里!”老谭好像生气的父亲。燕子不声不响地喝汤。

“每天收工都这么晚,到底是一份什么工作呢?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是咨询公司。商业调查。”燕子尽量使用平和的语气。老谭突然警觉:“是不是就好像中国城里那些侦探?跟踪别人的老公么?你不是博士么?为什么不找一份光明正大的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第三者的事儿,我们可不变。”燕子眨眨眼。“那你查什么?”老谭半信半疑。“我现在正在调查一家公司。”“什么公司?”“山西万沅一家生产煤炭机械的厂子。”“干吗要查人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啦!有家英国银行要投资,但那家公司的背景好像有点问题。可能跟黑社会有关系,还有可能涉嫌非法私有化。”“真的?!黑社会?”老谭大吃一惊,“怎么个查法?”

秘密调查师

黄雀

永城

